

火山杨

□王跃斌

我是一个喜欢游山玩水的人，三十年来，走遍国内的名山大川。这一次想旅游的时候，再按图索骥，竟然发现漏掉了五大连池。这大概与我旅游的倾向有关，或者说这些年旅游，我寻找的多是名胜古迹。

如此，怀着有胜于无的想法，我来到了五大连池。不料，下车伊始，我就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震慑了，竟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当然，震撼我心灵的，除却火山石海、火山喷口外，还有火山杨。

火山杨是杨树的一种，但与其它同类有所不同。它们形体矮小，没有高大挺拔；它们枝叶疏离，没有大面积的树冠；它们各占地势，总要保持着些距离，无法成片成林，显得有些形单影只，身躯还有些畸形。

这与火山岩的土地贫瘠有关。导游告诉我们说，受土壤局限，火山杨生长的速度很慢，每年仅仅只能生长几厘米。这些火山杨看起来树干单细，树冠狭窄，但它们的年纪，都在几十年、上百年以上。

导游还告诉我们说，火山杨能在火山灰中生存，都是因为一个偶然因素，或者是被哪只鸟衔来，掉到此地；或者是被哪阵风吹来，散落此地。它们没有其它同类那么幸运，被掉到沃土里，被撒在河岸边，被散落在平原山地上，或者是森林本身，占尽先机。它们被散落在灰灰上，甚至连一粒土都没有。它们想生存下来，只能靠顽强的扎根，扎进深深的岩石里，扎到十几米，甚至几十米的深处，吸收那些有限的、赖以生存的营养。

同样，也是为了生存，适应环境，

它们不得不缩小自己的树干，不得不减少自己的枝条，不得不缩减自己的叶片。它们无法改变环境，只能改变自己。这大概就是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

如此，火山杨作为树木，既平常又普通。但同其它同类相比，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力。既然没有其它同类那样幸运，被吹落到沃土里，占有肥沃的土壤，如平原上的杨树，被播撒在河岸边，占有充沛的水分，如河边的柳树；或者被人工栽培管理，鲜活出一棵绿化树……那么，就竭尽所能，活出自己，活好自己，活成一株株绿色，活成一片片风景，活成一件件有生命的化石，给光秃秃的火山岩地，带来独特景色，带来鸟语花香，带来勃勃生机，带来五湖四海游客。

这让我想起了戈壁滩上的胡杨。胡杨跟火山杨一样，都是北方的杨树，差别只是地域的不同，一个生长在西北，一个生长在东北。但它们真是一双孪生兄弟，有着同样的生存环境，同样的生存条件，同样的地理纬度，同样的温度气候。人们都说，戈壁滩上的胡杨，站着千年，倒下千年，倒下不烂又是千年，无论站着还是倒下，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。因此，胡杨获得了人们太多的赞美，太多的歌颂，太多的隐喻象征。

两相相仿，火山杨还没有获得如此的殊荣。这与火山杨的诞生时间有关。据载，五大连池的火山，最后喷发的时间是1776年。那么，火山杨最初的生命，也只有二百多年。如此，谁又能说，火山杨不会像胡杨那样，站着千年，倒下千年，倒下不烂又千年呢。

父亲的木箱

□邹晓光

父亲有一个紫色的小木箱，上边印有金黄色的字——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，配着一把黄铜小锁，据说这木箱是父亲刚上供销社时当劳模的奖品。父亲说这是个宝箱，什么都能变出来。

我八九岁的时候，父亲每天天刚亮就把我和弟弟叫起来，每人发一个柳条筐和一把小铁锹，让我们出去捡粪肥。每当捡满一筐粪回来，父亲就打开小木箱，变出一块糕点、一个苹果或一本小人书。有了奖赏，积极性就高了，我和弟弟天天早晨上学之前都能捡两筐粪，然后把父亲的奖赏装进书包里，留着到学校炫耀。

那只小木箱充满诱惑力，父亲不在屋时我们就围着小木箱转，用铁丝把箱盖撬个缝往里瞧。父亲看见了就训我们，别以为是工人家庭就想偷懒，只要你们从小养成早起、爱劳动的习惯，那箱子里要啥有啥。现在我还是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，大概就是那时父亲留下的“根儿”吧。

上中学时，每当下雨天上不了学，我和弟弟妹妹就被父亲聚在“宝箱”旁边考试。父亲让我给弟弟妹妹出题、判分，父亲监考；轮到考我时该出题了，父亲先问我课程都学到哪儿了，然后拿过书本装模作样地出题。当我做题时总觉得这些题特别眼熟，后来才知道父亲只念了四年级书，没我文化高，考不了我，就把书上的例题改一下名称数字搬出来，我做完他再和例题一对照就知道我做对错了。父亲也用红笔给我们判分，然后排出名次，像老师一样讲些鼓励的话，最后将试卷装进小木箱。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，我们瞪着眼睛瞧着父亲从木箱里拿出一管钢笔、一个文具盒或一些彩笔。我们拿着自己的奖品欢呼起来，父亲背着手喜滋滋地看着自己的杰作，孩子一样地傻笑着。从小时起，我哥几个每次的考试成绩、得到的奖状等都被父亲收藏进了小木箱，那只小木箱，装着父亲望子成龙的希望。

长大后，每当我们跟谁发生冲突、打架时，父亲知道后都要把我们叫到跟前，狠训一番，每人必须交上一份“检讨书”，写明事情的经过，反省一下自己的过错。父亲看完后戴上眼镜，加上几句“静思常检已过，闲谈莫论人非”“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”“多行好事，莫问前程”之类的“古训”作为批注，然后叹气气装进小木箱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儿女大了，可得小管教了……”

我成家后，小木箱成了父亲的“保险柜”，家里的收入支出都由父亲负责，花一分钱都要经过父亲严格的审核。后来父亲得了糖尿病，我和他商量：“爸，把你那钱拿出来做手术吧。”父亲艰难地摇了摇头说：“手术要用很多钱的，还不一定能治好，那点儿钱，留着给你弟弟成家吧。”

父亲去了，那只小木箱里，整齐地摆着我们兄弟从儿时到成人的“档案”，而属于他的，什么也没有。

父亲的小木箱，装着他的儿女的人生。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董云平
执编/版式：杨 铭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a84655106@163.com

与世界的联系，有时就是一缕气息，轻轻柔柔的，迤邐绵延的，说不清来自哪里，却能让你沉浸在疏朗与松弛的氛围里，不愿自拔。

认识这个世界，有时候喜欢用嗅觉去理解和把握。独特的气息代表着独特的存在，而独特的存在又与独特的情绪紧密相连。童年的时光，往往清爽与透明围绕周身，穿梭、跳跃、奔跑成了生命勃发时的表达方式，一切都是新鲜的、明亮的、圆融的，黑白分明的眸子仿佛一架照相机，咔嚓、咔嚓雕刻每一帧跃入眼帘的画面，世界在明亮晶莹的注视中徐徐展开。那时候，我们闻到的可能是此生顶级敏锐的嗅觉，获得许多成年以后无法企及的纷纭感知。气息于我们而言，就是心灵伸向世界的一只柔软的手，细如清风，又机敏灵动。

看似平常，却是分外神奇。面对同一个世界、同一处风景，因为感知能力的不同，得到的或许是各种各样的体验，纷繁复杂的认知。这个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，每一个人都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，而答案之中一定有一股别样的气息在记忆中笼罩。十月的江南，绿树葳蕤，凉风习习，丹桂飘香的感觉如梦似幻。人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被甜香包围着，一点一点洒濡着、漫延着，心情自觉不自觉地芬芳而华美。蒸腾的热气消散了，躁动的情绪平复了，亭台轩榭、小桥流水在晴朗的日光里映现得愈加清晰，经历了一个夏季的人们轻轻松松地感悟着季节的轮替，不用躲着阳光疾走，气定神闲地徜徉，街上的景致似乎换了一副面孔，立体、圆润、亲和。蓝天映衬下的白云，清风拂面的湖岸，水波荡漾的湖面，平静是云水环绕的主题。那些从北方飞来的候鸟此时正在清理羽毛，矫健的鸣禽有如黑色的闪电在水中起伏，优雅的鸳鸯闲游四方展示越冬的盛装，织女银鹊成群结队水面低飞晒出嘹亮歌喉，顶着飘逸长发的秋沙鸭追逐嬉戏争抢水中美食，在季节即将变换巨幕的时候，人间可爱的精灵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迎接新的生活。

十月的北方，一如浸润在秋水之中。清冽、醇厚的味道乘着季风而来，金黄的叶子闪着粼粼的波光，随着秋风荡漾。阳光远远地照耀着，有一种转身不愿离去的感觉。秋菜以丰收的姿态信步大街小巷，接受人间的检阅。人们脚步匆匆地走着，衣领翻起，双手插兜，表情庄重。绿色把浓郁收起来，换成五彩缤纷的摇曳，温暖正在告别的路上渐行渐远。纵横驰骋的白云一朵一朵挂在天上，映衬着蓝蓝的天空和一字型的雁阵，表达着季节变换的深情。最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北方的树木，它们悄悄放下蓬勃的样貌，凝神静气、屏住气息缓缓进入休眠的状态，它们用枯枝

和静默抵御严寒的到来。相对于南方的绿意盎然，北方每一株树木都天生带着勇敢和豪气，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度过苦寒的冬季。从这一点而言，留下来苦斗岁月的每一个生灵都使人刮目相看、肃然起敬。即便那些平时不被人注意的麻雀，也都是一个战天斗地的英雄，漫长的季节绝不是忍一忍就能挺过去的，它们需要用体力、耐力、毅力挨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季，用自己小小的身躯对抗包围、打击和饥饿，在慢慢的坚持中，迎来明媚的春天。它们的灵魂同样具有不屈、刚毅、顽强的品质。至于灵动的松鼠和憨憨的田鼠，就更是冰天雪地间活跃的生机，灿烂的亮色。它们以自己智慧的方式获取食物，用探头探脑的逡巡与跳跃装点寂寞的大地。一切都在等待，在坚守，在跋涉。北国的冬天如果是一幅水墨丹青画，那么它的每一笔都是用乐观和胆气绘就的，如椽大笔充满了哲学意味，其肌理和机制值得岁月细细研究和阐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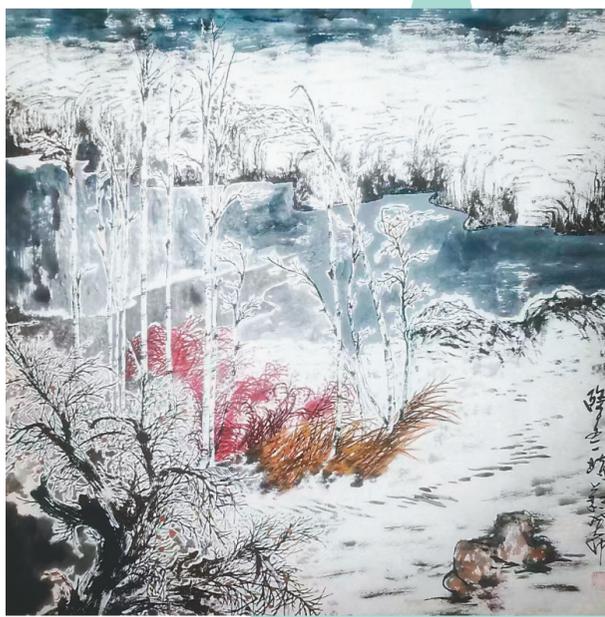
有时甚至有这样一种错觉，与世界的距离，似乎遥远得不够真实，只有在轻轻的嗅闻中才能体味到逐渐缩短的清晰。气息是自然的呼吸，是起伏的律动，要用生命般的赤诚谛悟，方可感受天地的翕张。气息和风一样，时时存在，又时时虚无。人们对于它的感觉常常不自觉地忽视或者淡漠，“有”却被当作“无”来看待。我们忽视了季节的气息，忽视了存在的气息，忽视了自然的气息，慢慢变得麻木，以至于失去感知的能力，失去了活色生香的能力，失去了与自然和生活共情的能力。我们习惯于把看到的、听到的当作世界的全部，用视觉、听觉做出的判断来感知和接受世界，而对于嗅觉描绘的世界稍显迟钝。其实，气息代表的世界，一样生动精彩，一样值得人间记住。带着草香和露珠的晨曦，有薄雾轻烟般的渺渺韵味；艳阳高照普照大地的万道金光，有雄浑壮丽的磅礴气势；涂抹天边瑰丽绚烂的晚霞，散发着油画般迷人的气息。世界的美，唯有气息的加入，方显立体和真实，浸入灵魂。

当气息融入人世的生活，变成人间的味道，我们就会懂得清欢的意义。而清欢的获得，则是用凝视的目光一点一点剥离的。一直在捕捉生活里的微妙和瞬间，与宏大的叙事那些微微了的东西，更能显露真相和本原。那些不同寻常的意味，隐藏在角落里的细节，更容易使人发现和探究本质和内涵。我们需要保持清醒，但常常是来不及清醒，接踵而至的事情让人在目不暇接的过程中沉沦。因为有着太多的框架和情节让我们明白，对生活的理解和把握总是处在粗糙的层面。劈头盖脸的闯入，应接不暇

的对待，使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无暇顾及。于是，精致和精深便成了一路高歌的梦想。我们何尝不想在精美、精湛的氛围里享受奋斗的快乐！但，这肯定是机声隆隆的追寻，无限抵达却无限遥远。我们往往是自己的镜像，不满足与不满意写在日渐苍老的脸上。列车永远是汽笛长鸣，而我们永远在拥挤的站台犹豫徘徊。夜深之后的某个时段，面对镜中的自己，你会由熟悉到陌生直至恐惧，灵魂与肉体的组合有一刻四分五裂，你四处寻找却四处迷失，捡拾和拼贴可能成为夜不能寐的功课。困惑和不安时常偷袭你，即便日思夜想也难抵悱恻的困扰。爱是整合世界的力量，但爱的成本与条件常常使人望而却步。因之，恨才有了操纵与抹杀的机会。

同一片土地和天空，亘古沧桑了几千年，曾经有多少个生命和灵魂同样地生活、思索、度过，时代的风云可能千变万化，生活的场景可能千差万别，人生的道路可能千条万端，但没有那么一刻，他们脚踏同一片土地，仰望同一片天空，闻到千古不变的气息，那丝丝缕缕的温柔，那沁人心脾的爱意，那随风而逝的感喟，有没有撞击到他们，让他们久久徘徊，无限怅惘，突然失声哽咽，不能自己。

是啊！无论经过多少千言万语，无论走没走过千山万水，无论遭遇过多少千难万险，这人世间的美好总能让人刹那永恒，思绪延绵。



↑何春喜中国画作品《冬雪雪冬》

心中那座弯弯的桥

□张子焱

从我记事那天起妈妈的后背就是弯曲的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弯曲得越来越严重。我常常问妈妈驼背的原因，可她总是轻描淡写一笑而过。后来爸爸告诉我，年轻时的妈妈清秀挺拔远近闻名，而驼背是始于伤病，终于劳作。

71年前，北风呼啸，天寒地冻。身怀二弟的妈妈到井边挑水，被一个盲人撞倒站不起来，无钱医治，缺乏营养，室内寒冷，尤其是生活的重压，使妈妈的脊背硬生生地弯曲了。好多年后，随着经济条件逐步好转，妈妈的病况渐轻，但弯曲的脊背却再也无法挺直了。

我小的时候，玩伴和同学们常常在我面前指着腰喊：张罗锅，张罗锅。我恨死了，和一个同学狠狠地打了一架。后来与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时，只要远远地看见妈妈，我便绕道或躲避，如果不小心迎头撞见，往往满面羞愧地自容。

一个冬天的早晨，妈妈病了没有做饭。我在灶台旁的筐里抓起一块前几天剩下的玉米饼，匆匆赶往学校。第一堂课开始不到五分钟，一个同学小声说：张罗锅来了。我扭头望去，见驼背的妈妈手里鼓鼓囊囊，步履蹒跚地向教室走来。我急忙借口肚子痛要上厕所，从教室溜走，远远地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张望。只见妈妈艰难地走到教室门前，礼貌地敲敲门，和老师说着什么。之后她靠着教室的外墙等啊等，瘦弱的身

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当时的天太冷了，我实在无法坚持，不情愿地走向妈妈。妈妈终于发现了是自己的儿子，脸上现出一抹歉意，仅仅迈出了几步，身子一晃便倒在了地上……

一次学校维修校舍，号召学生捐助沙子水泥、砖头石块。当时家里只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供远在30里之外的爸爸上下班使用。爸爸上班哥哥们上学，年幼的我只好用胳膊撑着土筐，向学校艰难地跋涉。当我来到学校，正在埋头码放砖头时，驼背的妈妈肩挑着满满两筐砖头，摇摇晃晃地走来。

老师见状忙迎了上去。一个同学指着我妈妈的膝盖喊：“血、血……”妈妈摸着同学的头说：“孩子乖，阿姨没什么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老师落泪了，叫来所有的同学：“你们觉得张妈妈驼背很丑，我认为张妈妈勤劳善良，是世界上最美的妈妈，现在你们一齐说最美的张妈妈。”

“最美的张妈妈，最美的张妈妈……”童声回荡，妈妈泪湿双眼，幸福在脸上洋溢。而我则像是一个受了委屈后得到谅解的孩子，呜呜大哭起来。当然，慈祥的妈妈也有严厉的时候。某个周日，我在一个大我几岁的玩伴家中弹玻璃球。他本来水平有限，偏偏运气又不好，手中的玻璃球全都输给了我。他神秘地从柜子里拿出一件绣着莲花的背心对我说：“这件背心

是宝贝，只要穿上一个月，驼背准能治好，我没见过的爷爷就是穿这件背心把驼背治好的。”闻听后我喜出望外，央求他借给我一个月。他说借可以，但要给他一百个玻璃球。一百个？当时对我来讲简直是天文数字，可他态度很坚决，一个都不能少。

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家，晚上做梦都在想如何能让妈妈穿上这件背心，因为彼时的我已经知道了妈妈的背不仅仅是驼，而且特别特别疼。您或许猜到了一个孩子的解决办法，那就是趁他不注意偷偷把背心拿走，反正只是借一个月而已，用完再还给他不就完了吗？后果可想而知，向来慈祥的妈妈，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，之后带着我主动登门送还背心，并一再赔礼道歉。事后妈妈抚摸着红肿的背，心疼地说：“儿啊，妈妈知道你是爱妈妈，心疼妈妈。妈妈没有文化，但明白一个道理：做人要有骨气，即便是背背弯了，但做人的骨气不能弯……”

等我长大了，先后有了侄女、侄子，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儿子，他们都是趴在奶奶，也就是我妈妈的后背上长大的。那弯弯的脊背，竟如此适合孩子舒服地趴在上面，不用担心从背上滑下来。一次爸爸对我说：“你小的时候就是趴在那儿长大的，当时你妈妈身体非常虚弱，她背着你买菜、洗衣做饭、喂猪喂鸡、担水劈柴。酷暑难耐时，她总是把你对着

风吹的方向，因为那样你凉快。天气寒冷时，则把你自己的前胸对着风口，因为那样你温暖。经常是她跌倒了受伤了，鲜血淋漓，可你还在上面美美地睡着……”

这时妈妈走过来，微微一笑：“别听你爸爸瞎说，哪个妈妈不疼儿？”我扑通一声跪在妈妈的面前，嘴里叫着妈妈，妈妈，泪如泉涌。

我每次离家的时候，妈妈都是左一把右一把地抹眼泪，望着我远去的背影久久不肯回屋。而我归来的时候，妈妈都会算好我下车的时间，站在家门旁翘首以待。此时妈妈的背已经驼得很厉害了，但见她努力地仰着头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望见远方。驼背的妈妈像一座弯弯的桥，连接着我通往家的路……

当远在省城打拼的我，接到妈妈去世的电话时，手握着话筒嚎啕大哭。给妈妈擦拭身体的时候，我发现她老人家的背已经驼成了近乎90度角，脊柱的骨头已经快化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妈妈的乳房白暂饱满，而现在只是吊在胸前的两个软趴趴的黄口袋。我再一次跪在了妈妈的遗体前，磕头如捣米：妈妈，是我吸干了您的乳汁，榨干了您的血液，压弯了您的脊背啊。如果您能原谅儿的不敬，来生我做妈妈您做儿，让我抽干自己的乳汁，榨干自己的热血，弯曲自己的脊背，来搭建一座通往幸福的桥，报答那驼背的妈妈……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
龙江新闻 APP
龙江文旅·妙赏频道